

## ◎往事情怀



## 守村人

童年的我很小,村子在我的眼里很大。从村东头到西头要穿越沟渠、爬上山坡,步行三四里地。站在自家的院子里望向南山茂密的树林和草地,翻过一座山头还是另一座山头,我喜欢站在山顶上看落日、看蓝天白云、看起伏不断的山峦延伸向天边。

向阳而居是祖先的遗愿,曾经住在背阴的山上挨冻受寒的曾祖父嘱托爷爷在向阳的山坡上挖几孔窑洞,从此举家搬迁至新住处,开启了鸡犬相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新农家生活。

而我——就诞生在这个大院子里,与我一起长大的弟弟妹妹还有邻居家的孩子们,在这个交通闭塞、贫穷、落后的山村一起度过了我们快乐的童年。

八零后的农村娃是从土堆里长大的一代人,土地给了我们最朴实、最纯真的爱。我们在小路上左蹦又跳、在山坡上挖野菜、采果子,在小河边戏水、溜冰,把一朵野花插在发髻,把一片落叶夹在书本里,在空旷的土地上画画、写字、玩耍。

我们跟着父母春耕秋收,我们看着一粒种子在泥土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我们奔跑在田野里,把土豆从泥土里挖出来,把玉米棒子装进框里,把大南瓜抱回家。我们悠闲地躺在绒毯上数星星,在院子里种一株牵牛花、栽一棵杏树、我们一起围在火炉子旁烤红薯、炒瓜子……坐在18寸彩电前看《西游记》《天龙八部》《水浒传》……手里拿着长长的柳条在门前的空地上练功,扮演小龙女、李莫愁、还珠格格……太多的童年趣事一幕幕的刻在时光机里。

小时候的愿望就是有一座在村口的房子,每次回家就会远远地望见自己的家。而今,村口有了属于我们的房子,却没有时间常回去看看。

年少时,从来不曾想过离开这片土地,离开我们生活了几辈人的村子。直到父母带着我们,打包了满满一车的行李搬离了村子,我才明白故乡与我终将渐行渐远,我将错过它的四季之美,我把童年的美好时光一并安放在这里。

村子里的人越来越少,曾经

的鸡鸣狗吠声稀少了,冒烟的烟筒少了,耕种土地的农民少了。二十多年后再一次回到村子里,看着满山满坡的荒草,内心莫名的荒凉,土地还是那片土地,山没变、水没变,村子却变了。那眼山泉依旧缓缓流淌、那棵杏树花开得正艳、那幢老房子变瘦变小了,院外有散落的旧家什……我们的村子原来真的老了。

如今,爷爷奶奶成了我们的守村人。每一次奔赴百公里之外的故乡,竟不觉疲惫。尽管大片的土地荒了,他们还是会保留一片属于自己的菜园子,尽管村里曾经与他们聊天说笑的老人一个个的先他们老去,他们还是喜欢站在屋后的山坡上张望,尽管行动缓慢,他们依旧关心邻居家的农事,跑去帮忙收秋。

那晚,我披星戴月的回村里。邻居家微弱的灯光给了我暗夜里的徒步行走的勇气。那晚的月亮很圆、很亮、村子很安静,没有霓虹灯、没有嘈杂声。我牵着儿子的手,不紧不慢地走着。微风拂过,树叶声沙沙作响,久违的熟悉感扑面而来。爬上一道坡,我看见爷爷奶奶的屋子亮着灯,这条路还是曾经摸着黑都走不错的那条路,如今走起来沉重又漫长。

村子和土地是我们的根,无论飞的多高多远,回望几十年走过的路,没有一条路能比村里的路让人走着踏实和心安。“哪都不想去,只想在这里度余生”,是爷爷固执的思想和坚守。八十岁的老人看淡了世间的冷暖和沧桑,与村子相伴、与土地相拥,半截身子入了泥土的人大概再也不想奔赴远方了吧。文/贾舒琴

## ◎闲看简说



## 桂花糖饼

已经有五年,没有过过中秋节了。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

结婚以前在家里,从立春开始到除夕,凡带一点纪念仪式的节日,我家都是“场场不落”的。我的故乡天津,是个民俗文化氛围极厚重的城市,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跟绝大多数传统的天津人一样,对时令、节气恭敬恪守,该吃什么饭、从什么俗,绝不怠慢马虎。

说起来那些年的日子虽然清苦,但胜在节奏舒缓,更重要的是日子过得“有心气儿”——比如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再寒苦、再节省的人家,也要净手和面,和乐安宁地烙几张糖饼。柔软的面团在案板上滚圆,拎起来托在手上,右手的拇指在中间转着圈捏出一个坑,把拌了干面粉的红糖做馅包进去,再转一圈封上口,胖嘟嘟的糖饼坯就做好了。讲究点的人家,会置备一套月饼模具,敦厚的木盒子上一层温润的包浆,内底雕刻着精美的花纹。庸常的胖饼坯放进去轻轻一压,出来便有了线条流畅的福禄寿喜,或梅兰竹菊,像黄毛丫头稍加装扮,摇身一变竟成了顾盼生辉的小家碧玉,常常让围在一旁看热闹的孩子兴奋不已。

作为中秋节的当家花旦,商店里卖的月饼虽然诸如提浆、麻饼、白皮等等品类繁多,但在我的记忆里,其实并不好吃。我不喜欢那种混杂油腻的馅料,常常一口香、两口饱,三口便放在一旁。倒是月饼皮酥香讨喜,尤其是把月饼竖起来,车轮滚滚一样地旋转着啃那饼边的一圈齿轮,然后把边缘斑驳的月饼剩下,偷偷剩在碟子里……简直是活色生香的游戏。

后来有一种“改良月饼”,口感要好得多——没有传统月饼那纷繁甜腻的馅料,卖相和口感,都像烤得酥香的蛋糕。最卓尔不群之处,是包着当时少见的硅油纸。那硅油纸因为亚光,所有的颜色都给氤氲得含蓄朦胧,有点像现在流行的莫兰迪色系。大片的留白上,星星点点散布着精巧的小小简笔画,图案是香蕉菠萝一类的热带水果。披在改良月饼玲珑剔透的小麦色身上,尤其让人爱屋及乌,实在别致可爱。

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年,邻居井叔叔家添了个小弟弟,我看着喜欢,时常抱来家里玩。中秋节的午后,明灿灿的太阳光从透亮的窗玻璃上洒下来,整个大床都沐浴在金色的暖光里。床上的井家小弟弟躺在小尿垫上,唧唧呀呀手舞足蹈;地下的折叠桌旁,父亲在用月饼模子做桂花糖饼——一边做,一边逗弄着床上那个黑眼睛闪亮的胖娃娃,一高兴,竟模仿着啾啾鸟鸣吹起口哨来。几十年的时光,流水一样地奔流而去,父亲还吹了些什么曲子,我已经忘了,但当时满屋子的欢快惬意,和案板上雪白浑圆、纹样精美的糖饼生坯,至今想来都觉得袅袅不去;而饼铛上烙好的糖饼,也如那天的秋阳一样金灿灿地圆满橙黄,又比秋阳

多出一阵阵熨帖稳妥的甜香,和一轮轮“花好月圆”的精致纹样。

除了糖饼,螃蟹也是中秋节家宴上的明星大腕。八月中旬,菊黄蟹肥,九河下梢的天津,更是把有没有“海蛎开”(注:天津方言,意即海螃蟹),作为衡量一桌饭菜级别水准的标尺——没有它,就像美丽的姑娘缺了一双大眼睛,鼻子嘴再美,也不圆满。河海两种螃蟹,肥美丰腴、各具风味,一大家子人挤挤挨挨围坐一起,你给我一勺黄,我替你剥个爪……满口鲜,满心甜,所谓其乐融融,也就是如此了。

五年前的夏天,父亲病了。在经历了三进三出ICU,和各种不肯放弃的努力之后,父亲终于坚持不住了。在那个暮霭沉沉的傍晚,我们心如刀割地把弥留的父亲接回家。到家不过六个小时,父亲就在全家人的守候下,静静地走了。

三天之后出殡,那一天刚好是中秋。在这个本该是阖家团圆的日子,我们看到的,却是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去往殡仪馆的路上,没有红灯,没有堵车,我、妹妹和女儿撒的花瓣雨一路相伴,阳光明媚,无风无雨,整个过程顺畅而美好。月圆之夜人不归,固然是永久的痛,但后来想想,这又何尝不是父亲今世的一种圆满。

五年了,那个花瓣纷飞的中秋节,和那个父亲逗着井家小弟弟烙桂花糖饼的下午,像古旧的土墙上放映的幻灯片,一遍遍在我的心上交织勾连、重叠旋转,过往的团圆变成无尽的思念,让我的中秋节,别有一番欲说还休的秋凉滋味。

文/阿简

## ◎昨日重现



## 月饼清香母爱浓

江南人尤重中秋节。每逢中秋吃月饼,无不充溢着浓厚的民俗意趣。我孩提时代的中秋节,是在浓浓母爱中度过的。

五十多年前,金色的月光,洒向古老的故乡小城,洒向我家那间老屋和由青砖墙围成的天井。它照在天井半人高的花

坛上,那里正盛开着黄色和红色的月季。在庭院中间的桌上,摆着草纸包的百年老厂“震远同”产的月饼。母亲虔诚地朝着月亮,默祷上苍保佑全家平安、幸福。之后,便切开月饼分食。也许是年幼,胃口好的缘故吧,感觉月饼味道极佳。

当我们兄妹兴高采烈地吃着月饼,舔着留着纸上的月饼屑时,母亲又在房间忙开来了。这时我才发现,母亲竟一点也没有沾边,她连月饼是什么滋味都不知道。我说:“姆妈,你怎么不吃啊?”“你们吃就行了,我不怎么喜欢吃。”母亲很平淡地说。原来母亲舍不得吃自己分内的一个月饼,要省给儿女吃。母亲哪是不喜欢吃月饼啊?她分明是在省给我们孩子吃啊!长大后我明白了,这就是因为母亲真正地爱我们。

那是一块典型的苏式月饼,馅有椒盐、豆沙和五仁,外面包的是层层擦油的酥面皮。一口咬下去,总有些香香的酥皮要往下掉,舍不得丢掉,总是用另一只手掌接着,再送往嘴里。口感香甜,细滑。吃到嘴里,甜滋滋的清香。那时,五分钱可买两个烧饼、一碗豆浆,而买一个月饼要两毛钱。所以,除非是过中秋节,母亲是舍不得买月饼的。因此,盼着中秋节,品尝美味月饼,对我和妹妹们来说是莫大的期望和诱惑。

随着我逐渐成长和父母的慢慢衰老,几十年的沧桑经历,我也从一个小辈变成了长者、早已为人父,妹妹们也已为人母,可是母亲的善良、无私、慈爱的品质却影响了我们兄妹一生。是该向母亲表示感激的时候了,谢谢母亲的爱,谢谢世界上这份最纯朴的爱。我们也会像母亲当年对待我们一样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更要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善待老人。

中秋月圆,多少思念开始在心中积淀。这是一个令人怀旧的日子。我怎么也忘不了在老屋天井中欢度中秋的情景……在它的怀抱中,有我少年生活的影子,有我全家的影子。在那里,演绎了多少先辈的故事?记载了家的多少欢乐和艰辛?想起仙逝已久的母亲,我心中不免感到怀念和失落。要是她能吃上一个月饼,该有多高兴啊,可惜她已长眠在市郊的桂花山了。面对皎洁的月光,不由得凭着记忆阅读着过去,体验着诗人苏轼的“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人生真谛。

又到一年中秋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尽管母亲不在了,但我还是要买些月饼给她老人家送去,让那超越时空的清香,飘去我永远的怀念……

文/林丛中